

爱乐者说

## 海生“仙乐”四十春

■李近朱

【1978年的中国音乐界，电声乐器和乐队堪为稀有。更为重要的，是那时音乐创作的观念和思路还停留在中规中矩的传统模式中。】

40年前的1978年，电影屏幕上曾出现令人瞩目的一个热点，那就是人与海的亲密接触，以及音乐与科技的紧密结合。赫然映在银幕上的，是“潜海姑娘”四个秀颀字样；碧水荡漾着的地方，是壮美的中国南海；如美人鱼一般游曳在“水晶宫”中的，是一群水下劳作的女工。

那时，社会变革如春潮涌动，挟带着骀荡春风，已悄然向人们涌来。在春发大地的时日，这部短短的纪录片把人们带到了广袤的大自然中，任久久不得舒展的心怀一阔，情怀一展。在饱览祖国南海富饶美丽的同时，人们也为同样美丽的潜海姑娘的水下采颉所深深吸引。大自然之美与年轻姑娘所彰显的青春活力相融，赞颂了新的时代到来之际的劳动之美和创造之美。

2018年，重温纪录片《潜海姑娘》。那水下摄影的唯美画面，悦耳动人的音符旋律，讲述了潜水姑娘感人的故事。她们潜水捕捞，艰苦耕海，充满优雅的浪漫气质。独特的主题和诗意的表述，使这部具有人文精神的纪录片成为改革开放之始纪实电影创作的开端，唱响了新时期中国纪录电影的先声。

如果说，这部纪录片在内容上的突破以及影像表达上的美感，让刚从精神困囿之中走出来的人们耳目一新，那么，这部纪录片的音乐同样引起人们的瞩目与惊讶。作曲家王立平先生为《潜海姑娘》创作了音乐。单因这是美丽南海和美丽姑娘而将旋律写得优美动人，还远远不够；“潜海”的音乐潜到了音乐的另一个界域，那就是电子音乐。

人们已经惯于聆听管弦的交响或民乐的交织，但这熟悉的音响在这片海域已然不见，出现在人们耳畔的，是音色辉灿，力度轻盈，层次透明的电声。

## 改革开放颂

■吴硕贤

<p>四十年来兴国运，神州万象复更新。无须票证求商品，自有小哥送户门。昔日大妈穷僻壤，如今洋城挤华人。谁能一覽繁荣貌，北斗星空款款迎。</p>
<p>改革又兼开国门，甘霖喜降百花春。再行高考培英才，恢复招研继后昆。四处都城兴似笋，万方冠盖会如云。试看各业领军者，尽是当初受惠人。</p>
<p>（作者为中科院院士、建筑技术科学专家）</p>

飞沿走笔

## 从大学生课上品烟谈起

■张田勋

【2016年，全球的统计是，每年因吸烟带来的医疗支出和生产力丧失，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每年全球烟草利润约4000亿美元，因烟草所致的损失远远高于烟草利润。】

近日，一则云南农业大学的学生上课时集体抽烟的视频引发关注。云南农业大学回复称，这并非像网友所说上课老师带领学生吞云吐雾，而是在上《卷烟工艺学》课，该课程是培训培养烟草加工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和日常抽烟有本质的区别。

公众的感知与大学烟草专业和烟草业界的认知显然有巨大的差异。前者认为，在禁烟控烟成为一种全球趋势之时，任何沾染烟草的行为方式都不只是不健康的行为方式，而且有违人的基本行为伦理。后者的认知则是，这是一门专业，是在以教学和科研的方式培养烟草生产者，其中的专业知识似乎不足与外人道。仅烟叶的分类就有8大香型，而且需要从香气质、香气量、刺激性、口腔残留、余味，以及一些灰烬等方面进行感受，才能真正了解烟草。而且，培养烟草专业的农学学士还要学习烟草栽培学、烟叶调制与分级、烟草遗传育种学、烟叶化学成分分析及实验、烟草病虫害防治、卷烟工艺学、烟草栽培生理、烟草商品学、烟叶复烤工艺及设备、烟草化学、烟草行业政策法规、烟草香精香料、植物生理学、土壤肥料学、田间试验与统计分析等课程。

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看，大学课堂上师生集体品烟不过是全球禁烟与反禁烟博弈的一个缩影，也是双方拉锯战此长彼消，甚至日益尖锐的体现。

烟草的历史其实只占人类生产和消费行为较短的时间，3000-5000年前，美洲印第安人发现了烟草，开始了人类对烟草的种植和利用，但是在今天烟草消

尽管早在20世纪初叶电子音乐就已经在西方乐坛上崭露头角，并且成为20世纪现代音乐的一个重要界域；但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那种经过染饰的颗颗音符，已经加添了迷幻的色泽和圆润的质感。人们还不太熟悉诸如具有音响合成功能的电子琴，以及电吉他、电子弦乐器等新的乐器和音色。这种富蕴科技含量的乐队构成和不同于传统作曲理念和技巧的独特写法，对于刚刚走向开放的作曲家来说，不要说去写，就是想一想也足见其开拓性的创新精神何等可贵。

面对纪录片《潜海姑娘》，作曲家心中也涌起澎湃海浪。“新”这个字眼，久久浮现在他那广阔的脑海中。于是，在美丽歌词的再度启迪下，他从心中涌出了另样的音符，唱咏了“浪花，激荡在辽阔的海洋。海燕，召唤着潜海的姑娘”。特别是那一段描写字句：“心中深深爱上了美人鱼这奇妙的家乡。鱼儿告诉我海底是个好地方，珊瑚告诉我到处是宝藏，水晶世界里一片辉煌。”诗一般的字眼和画一般的镜头，让作曲家聚焦在了“浪花”“美人鱼”“珊瑚”“水晶世界”这些极富色彩的意境中。这就要求音乐比常规的或是传统的写法，要有更多的色彩。斑斓夺目的海的色彩，启发作曲家要去运用色彩丰富的音乐写法。“电子”这个陌生的字眼，成了艺术构思的主题词。

1978年的中国音乐界，电声乐器和乐队堪为稀有。更为重要的是，那时音乐创作的观念和思路还停留在中规中矩的传统模式中。即使拿来有数的电声乐器，也会被斥为无深刻思想内涵的娱乐化倾向，唯有坚定的臂膀方可承受这压力。强调艺术作品的思想性是那时的主流认知。电子音乐往往被视为舞厅酒吧等娱乐场所的背景声响。在严肃音乐的大庭广众中，视其肤浅，要么没有位置，要么只踞一隅。这种几乎是从“冷宫”中搭救出来的音乐，亏了身处1978年这个特殊的变革年代。于是，人们屏息恭听，眼睛亮了，思路宽了，情感动了。在“潜海姑娘”的轻盈舞动中，电子音乐不仅刻画了大海之魅力和美丽，也表现了女性的美

丽与魅力。很快，那一首同名的主题歌和多段晶莹剔透的电子配乐，风靡大江南北。

广大观众欢呼一种新的音乐样式给他们以强烈的美的享受。一些所谓“专家”目瞪口呆，深为传统创作的突破而不安，及至两年之后影视界再推出带有现代探戈风的歌曲《乡恋》，于是，他们竟在报刊第一版上发出斥责所谓“靡靡之音”之吠。然而，正如贝多芬的《第三（英雄）交响曲》以突破常规的伟力出现在音乐地平线上时，保守派惊呼“古怪”“愚蠢”，而贝多芬则坚定地地说：这一切都“不能阻挡一匹勇敢的马继续奔跑”！

在音乐前进的途中，总是充满了博弈。当谭盾那洋溢着“先锋”力度的现代音乐出现时，一个所谓的权威横加指斥。然而，时代进步潮流不可阻挡，艺术也概莫能外。冲决了保守之堤岸，新的艺术伴着新的时代一起前行。广大受众或可一下子接受了诸如电子音乐这样具有通俗性的音乐风格，或可对于前卫音乐的响动还有一个接受的或长或短的过程。但是，音乐毕竟在前进。何况，即如《潜海姑娘》这样的电子音乐也绝非娱乐化的浅薄之作，它所融进去的深刻的艺术思考和精湛的作曲技巧，已位踞在了一个专业音乐的高层面上。这种专业化的对于娱乐化音乐样式的再创，实质上也是严肃的艺术主旨的一个践行，更是新时期音乐艺术的一个宣示。

随着时间过隙，“潜海姑娘”的身影已渐行渐远了。毕竟如南海那样的美丽风光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日，人们已司空见惯。艺术上的电子音乐以及更“先锋”“前卫”的创举，已很少有人再作匪夷所思的所谓“专家”式的非议了。在艺术听觉中析分优劣，自然淘汰，而不是横加指责或行政性的倡导与取缔，这种自由的艺术氛围，正是从《潜海姑娘》诞生的1978年始，至今40年间开拓出来了思想解放的坦途。如今，在不同风格不同样式不同演绎的多元化艺术空间中，人们感到艺术的和自己欣赏艺术的天地愈益阔大，就像碧波荡漾春潮涌流的宽广的大海一样……

【他还是习惯性地来往于浙江和江西之间，跑累了，回到家，一个人对着门前的河流沉思。】

一条小河从大山深处逶迤而来，把一个不大的村庄从中分开，一岸是杨柳，一岸是翠竹。躲在杨柳荫下的是木板房，藏在竹林身后的是泥墙屋。这边人叫木板房里的人“老倌”，那边人叫这边泥墙屋里的人“移民佬”。溪流喧响之外，鸡在这边高啼，狗儿在那边长吠。

这是我儿时记忆里的家乡。据说，河上那座桥的名字是父亲起的。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大批移民的到来，村子中央修起了马路，大家动手把原来的木板桥拆了，建了座水泥桥。桥建完后，父亲望着河两岸宁静的村庄，拿起石子，在桥头上下刻下“和平”两个字。闯荡半生的父亲希望从此可以过着“和顺平安”的生活。

山里的日子平静如门前的小河水。一晃，大哥二哥由队里的放牛娃长成了大小伙。大哥文弱，高中毕业后，父亲安排他做了大队赤脚医生。二哥个子小，父亲的意思想让他学篾匠，理由是小子子蹲着不累。这里满山的竹子，篾匠是个吃香的行当。

父亲所有的计划在1977年的那个秋天被打乱了。

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夜春风。大哥瞒着父亲报了名，正读高一的二哥也雄心勃勃，跟着报。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两个多月时间。父亲知道后即刻反对，他已经悄悄为大哥物色好对岸村里的姑娘，这个节外生枝使他手足无措。他放下平日里的威严，找大哥商量，说弟弟妹妹们正读书，家里没钱再供他上学，希望他放弃那个考试。大哥一向怕父亲，他口头上答应着，心里却急着寻时间复习。他平时很忙，方圆几十里的人头疼脑热的都要找他，没个白天晚上的，哪来时间看书。

上天帮了他一个忙，县里来了个通知，要他去县医院学习两个星期。他喜出望外，抱着书就跑县城去了。至于二哥，父亲没把他的报考当回事，依然把全家的砍柴任务交给他，周末要砍好家里一个星期的柴火。二哥平时是个闹腾的家伙，现在忽然文气起来，上厕所都抱着本书。

两个月后，大哥被抚州卫校录取，二哥因为物理学没考好而落榜。

小村沸腾了，村里出了个第一个大学生（村里人分不清中专大专），而这个人正好是他们所亲近的人。大哥做事忠心，给他们看病随叫随到，村里人不管老小见了他亲得跟家人一样。

来祝贺的人站了一屋子，他们提着平时自己不舍得吃的鸡蛋，跟父亲母亲说着道贺的话，父亲这回倒也高兴，毕竟大哥给他脸上争了光。

仅隔半年，二哥由乡下的中学直接考上了江西医学院，学校为庆祝学校创办以来也是全资溪县乡镇中学第一个考取的大学生，特意举办了庆功宴，还请来了父亲前去参加，父亲第一次感到做家长的光荣，回到家还红光满面。

直到三年后我的名字再次由那所中学用光荣榜张贴到供销社门口时，父亲还从未从二哥升学的庆祝中退出

山水人文

## 橘子洲：到中流击水

■吴胜明

【站在观景栏杆前，极目远眺，好汹涌的江流！沙洲的尖头把湘江之水，“犁”成两股。】

去年10月深秋，我利用去湖南师范大学讲学的机会游览了长沙的橘子洲。

橘子洲是湘江中的一个沙洲，面积大约3平方千米。比北京颐和园中的昆明湖还要大一些。

那天一上岛，就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买了一张电瓶车票，在第一站下了车，刚一下车，一块硕大的岩石映入眼帘，上面雕刻着毛泽东1925年写下的《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我边看边念，一口气就读完了。这篇中学就学过的课文，在当天，在现场的环境下，读着读着，居然热血沸腾，热泪盈眶！老一辈革命家靠着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带领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而今，在新时期，中国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歷史性飞跃。

走着，走着，抬头看，一座巨大的毛泽东雕像矗立在蓝天之下，四周围满了鲜花翠柏，雕像是如此高大，仿佛一座山，十分壮观。毛泽东精神，尤其是在这橘子洲唱响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作贡献的英雄气概，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走在沙洲路边，看到湘江之水向北奔流而去。在沙洲的最南端，沿斜坡上行30余米，建有一个观景台，站在观景栏杆前，极目远眺，好汹涌的江流！沙洲的

来，消息是别人来传送的，他看都没去看一眼。父亲已经习惯了别人钦羨的目光。

80年代后，父亲开始忙于他钟爱的宗教事业。无论日常言谈还是在公开场合，父亲总会反复提到一个词——“改革开放”，因为他对“改革开放”感触很深，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无限希望。

后来，父亲做了县政协委员，法院陪审员。外界传言二哥在北京某政策研究机构工作，父亲听后也不置可否。他自己倒是喜欢研究政策的，从我记事起，家里就订了一份《参考消息》，父亲有空时就和别人谈谈国际国内形势，二哥的这一身份无疑给他说话的分量增添了新的意义。乡亲们遇到大事小事都来找他商量。

那个时候，刚分田到户，大家还习惯性地盯着自家的责任田，不知道怎样利用多余的劳动力，父亲常为上门讨教的人出谋划策，有时还亲自带人家去外地考察。我的表哥表姐们当时已经是浙江的一方企业领头人了。看到浙江的蓬勃生机，父亲对江西的滞后感慨万千。

90年代，母亲去世，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人，他还是习惯性地来往于浙江和江西之间，跑累了，回到家，一个人对着门前的河流沉思。他一向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那个老屋里，开始整理日记，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写成回忆文稿。

2008年8月，我们兄妹陪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我翻开他的自传手稿，扉页上列着写作题词，把他人生的各个阶段对应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相应时期，从“孩提时代遭遇北伐战争”，到“晚年岁月喜迎改革开放”，他的命运随着国家命运而跌宕起伏，如他所说，家国一体，休戚与共。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老房子也跟着重建了，可能是村里最后一个原址重建的乡村别墅，作为我们全家兄弟姐妹大家每年清明的团聚地。

前年，我回家，车到村口，居然碰到堵车。村子中央的那座桥又在拆毁重建，原来的桥窄了，旧了，不适应目前日夜不息的车流。这里的大深山，已经划为国家自然保护区，旁边还建了个A4级度假村。山村不再沉寂，往年的鸡鸣狗吠早被汽车的车流声代替。

我家门前的那条河还是那么绿，还是那样静静地、轻轻地流，只是沿岸的景色已新，原来的泥墙屋、木板房早没了踪影，一幢幢华丽新颖的别墅，在绿树翠竹间各领风骚。

尖头把湘江之水，“犁”成两股。

当年毛泽东来此，是要到“中流击水”，即去江心游泳。他要看江水激起的浪花如何遏制“飞舟”。多么宽阔的胸怀。毛泽东的性格就是如此，要到时代洪流的中心去拼搏。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由长沙飞武汉，当天视察了长江大桥施工现场。6月1日中午时分，毛泽东以63岁的年龄横渡长江。他是从长江边上下水游泳的吗？不是。他仍然要从中流下水。他从汉口坐轮船抵达长江大桥8号桥墩附近，在中国最大的江河——长江的江心下水，一直畅游了两个多小时，共二十八里。上岸后，于武汉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当惊世界殊。”

这是首志气歌，中国人民要“起宏图”，要让世界惊叹！从橘子洲最南端上来后，是一个“指点江山”的碑亭，站在碑亭前，我感觉，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种气魄，在自己的工作行业中，来指点江山，建功立业。返回途中，我发现，洲上至少有上千株橘树，金黄色的橘子缀满枝头，灿烂夺目。向西眺望，岳麓山已经“层林尽染”，有些高大的树木已有树叶飘落，拾起来一看，竟是枫叶！人们常说“伤春悲秋”，但橘子洲的金秋之美却让我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首诗。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朋友，你有空的话就去看看这个湘江之中的沙洲吧，它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